

老山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老 山 诗

周良沛 编

•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字数183,000

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5,000册

ISBN 7-5039-0115-2/I·70

定 价：2.20 元

前 言

周 良 沛

近日，进军事博物馆，踏着大理石那厚重、光滑，宽得会嫌脚掌短小的石级而上，在房顶特高，宽大得气概非凡的展厅里，看到那些在老山焦土上印制、传扬过的战地诗报，以及有些人选在这本诗集中的作品手稿，仿佛隔着展橱的玻璃还能闻到它浸透掺和油墨味的硝烟气时，内心是为之欣喜，又绝非仅仅为了欣喜与安慰而难以平息的激动。这些老山诗，在我们的战史上，就应该给它放在这个位置上。“老山诗”作为诗，在新诗史上，自然也应该有它一笔。而这几年，从比热闹的创作更热闹的诗评看，升起的诗星不绝，诗群已于八方崛起。如果真有这样的“崛起”，那么，老山诗，恰恰是被他们遗忘了的“崛起”。

我们选辑的这本老山诗，若是用“崛起”二字的本意，说它的“崛起”是兴起、突出之势倒是实情，若是依照某些崛起者自我陶醉而说的“崛起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“崛起”，那么，不实之词对它的膨胀，恰恰会成为对它实际的否定。

这些诗，所以称为“老山诗”，自然是与老山有关。

过去，并不为很多人所知的老山，随着我们部队自卫反击坚韧、艰苦、持续了多年的战争，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的山了。这场在和平环境下的局部战争，这场在八十年代导弹、坦克还无用武之地，战士穴居猫耳洞，拔点还是甩手榴弹、白刃格斗的战争，尽管也有振聋发聩的炮声，也有在不同的战场却是同样的硝烟，然而，正象所有同样能显出文学质地的文学作品一样，越是精品，它则越加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，老山的焦土上，也只生长宜于它能够、所应该生长的诗种。这，就是在总体上本该统称为“军旅诗”的“老山诗”，人们却要细分出来称它为“老山诗”之故吧。同时，从部队创建时就已兴起的“枪杆诗”到今天的“老山诗”，毫无疑问，从质到量，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战地，林立着许多诗社，打印、铅印的诗报随战火纷飞，干部、战士，男、女、老、少，在罐头商标，在纸烟盒上，蹲在工事里，伏在弹箱上写诗；在猫耳洞，在战斗间隙，在战地晚上朗诵诗；在无法写诗，在不便读诗时也与诗同在，有的烈士身上，就有枪弹穿透的诗报，是血染的诗，有风采的诗。有的烈士的遗物，就有死者生前没人知道他写过诗的诗，诗后的遗言，是要同志们在牺牲后要看到它时拿去公开。这是战士，是诗人，战士本色就是诗。

老山诗，因时因地，艺术特色已大大不同于过去的“枪杆诗”，不是在昨天的战争中，宣传员打着竹板，直接宣讲任务、表扬好人好事的快板，而是多角度，以丰

盈的感受、多采的艺术再现和表现焦土上的生活。诗行中显出诗人的自我价值，正是诗人表现出对生活和历史的责任感和清醒的沉思。战斗的生活有诗，战地诗中有人生的哲理。

虽然，我们同样可以举出不少生动的事例说明在昨天的战争中，部队也同样注重诗的建设，可是，利用组织措施和保证，帮助作者买书读书，组织诗社，写出的作品给予介绍、出版、评奖，成为有始有终，具体有效的关怀和支持，这也确实是过去少见的。清醒、自觉到以诗教作为自身的文明建设，这就把领导艺术升华到新的境界，指挥艺术也在升华着诗。老山诗的质与量的标高，就是它的意义的标志，这也许是“老山诗”被称之为“老山诗”之故吧。

我记得，在一次前线诗会上，同志们就提过，并非只要写老山和在老山写的诗就叫“老山诗”，它应该是围绕老山战斗者的生活和精神之诗的艺术反映。此时此地，问题这样提出来，我想是：老山并非真空的净土。社会上，包括各种时髦诗风在内的思潮，也是生方想法，通过明沟暗渠窜到老山。极个别，受其影响而表现出与战地的气氛毫不协调的思想感情和诗风的作品，自然无法在战地流传，成个什么气候。明明白白把它与“老山诗”划出一条线来，倒是战士出于对诗的真诚。

这本作品排列先后以作者姓氏笔划为序的诗集，开卷第一篇的《生日》，作者就是战斗班的一个战士。他

的《生日》，在听了某些意见后，曾将现有的七行诗扩充几十行，着力铺陈渲染战士对所谓的生死观的内心活动。笔墨在生死观上的纠缠，倒象无法转出其生死观，虽然是用抒情的语调，却不少非抒情的说教。最后，作者还是保留了初稿的原样：

在你生日的这一天你牺牲了
在你牺牲的这一天是你的生日
在你生日的这一天你消灭了三个敌人
在你牺牲的这一天胜利诞生了

于是——

你诞生的日子成了你死去的日子
你死去的日子也成了你永生的日子

作者是冷静又平淡地象在说家常一样，可能是记实，但是生日与牺牲之日的巧合，一旦构成诗，也就必然含有文学的隐喻了。排比对比起来，有很强烈的震撼力。省去那些“抒情”的铺陈，诗行的简练，明晰了深沉的思想。战士对生死观的内心活动，作者已经将它作为不是问题的问题，而是在它的思想层次之上来构思《生日》了。当然，在某些具体作品里，不仅可以写，也许还需要写生死观的内心活动，但是，在此处，它结构的纯净，是思想的纯净、艺术的纯净。马正健同志，是营副教导

员，他多产，作品几乎可以汇集成一本不小的诗集。上老山参战前，他写的，发表的诗是这样的，如：“上阵地前/我们去县城照相/用一方一寸的洁白/定格这金子般的时光/如果当上了战斗英雄/把它放大印在报上/谁见了都一定会说/瞧！这小伙子，真漂亮……”可是，战火一拼，如果再用一句套话说“‘枪杆诗’在枪杆子上见真功夫”时，马正健的诗，也就练就出真功夫了。他写战士“冲锋之前”、“从容地将止血带扎在腰间”，如“同龄的兄弟星期天里/系上漂亮的领带/象年轻的姐妹赴约会时/戴上闪光的项链”，为此，冲锋时便“不再回头/不再思恋”，战士希望自己的忠诚和勇猛，为祖国的“工厂将不再生产止血带/而只生产领带和项链”。在《净化水》中，他写士兵在阵地上“用钢盔捧回一汪浑浊的雨季”时，投进能“沉淀硝烟、杀虫灭菌”的净水片，生活在此时“真的需要海滨、溪流、可口可乐”，所以，也就不能不“需要焦苦的阵地上钢盔中的水”。于是，当后方的同龄人——

微启青春的唇齿

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母爱

透明地，透明地

沐浴灵魂

既然照耀后方的

是同一个太阳

那么，士兵可以托起钢盔

向所有同龄人介绍

那个军事医学中的名词

——哦！净化水。

不需要罗嗦什么了，将诗人前后的作品放在一起，差异也自然显出来了。其中没有多大形式、技巧的问题，而是诗人从诗的质地上找到诗，才能向纵深掘进。诗情中奔腾着真的、美的活水，灵气就来了，笔墨也活了。近年，诗界常有诗就在于表现“美”的说法，虽然这还不能说是对诗的功能完全的概括，总还是入题的。至于有人似乎只有花前月下，甚至无病呻吟才可以称之的“美”，那就是另一码子事了。而战士，对生活、对诗，恰是对美的真正的——不仅是理解，而是与心灵的诗的契合。集中百余行的长诗《猫耳洞人》，就是出自参战某部一位领导干部朱增泉之手。他过去同诗是没有什么联系的，一到老山，他就被战地诗的气氛所感染，被一种诗的冲动而不能自己，他没有过多考虑什么诗的“特性”，提笔挥洒自如，真实的诗情，是创造真正的诗的基本要素。老山许多爱诗的同志说：“当兵的死都不怕，还怕写诗么？”许多象朱增泉这样的同志，不是怕诗，是爱诗，诗也爱他。初下笔，一首长诗，出笔不凡，诗的气势，将军的气势，继而，他是不可收拾地一直写下来。虽然水平并不一致，可一首诗是一个样子。……这，从某个角度

看，他同马正健的诗的轨迹，也是部队许多作者的缩影。他们写到老山后，也不在于出现那些好作品，也不是每首诗都可以写好，但是，他们是在焦土上迸发了诗，以及由此飞跃了他们对诗的观念的变化，才有“老山诗”今日的标高。

如果，要依次评说这些作者与作品，那么，每首诗后都可写一段诗话。不过，那样虽然可以写出更多的例证，却要占去太多的篇幅，也还是说明同一个问题。

这里，集中的作者，多是现役军人，其中又多是真正在老山前线扛过枪打过仗的指战员，集中还特别注意搜集曾经活跃于战地诗社的诗人作品。选他们那些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，却能表现老山战斗生活的特点，有认识作用的作品。按照过去，以至于现在有些报刊还保留的习惯，在发表他们的作品时，在作者的名字之前，常常是要冠以“战士”二字的。此时，这两个字，是表达对从下而来的作品的欣喜，是对战士的敬意。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，那是推动、鼓励战士诗的热情。但是，这里是不再这样循蹈而行了。因为，诗本身不会承认这是看诗的一个标准。条件不同了，今天的战士，也不会以此为荣，或是需要别人以此作为照顾而另眼相待。此时此地，这样表示对战士的敬意就未必能成敬意了。虽然战士们的创作未能普遍的成熟，但他们写的诗首先是以诗而走向诗坛，只为这些诗和作者是从老山的焦土上窜出的新绿，故在这些作品和诗人的名义之前，加上“老

山”二字。完全不必象“文革”时期，为了“工农兵占领舞台”，只要“工农兵”写或写“工农兵”就算“工农兵文艺”。那样简单的划线，就只能在一时崛起一些“占领舞台”的各色表演，却不能留下长存的文学；怕只有象老山战士这样走向文学，才可能“占领舞台”。

这本诗集，也选了一些非老山战士写的老山诗，是到过老山的各行各业的实习者、慰问者、学习者、访问者，还有在后方的支前者所写，其中还有被称之为“新潮”派者写的“老山”却非“新潮”的“诗”。虽然选得很少，从中也可以看到老山的焦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，这才有这样的诗，同时才有老山战士自己今日写出的诗。

这本诗集，也选了几位专业作家的作品。对他们，自然也不必象过去对战士那样，在他们的名字前或作品后，对他们的职业、职称另外标出。可是，由于他们的知名度之故，这里不加标出，读者也同样知道他们是专业作家。他们的诗和战士的诗放在一起，很难说有多大水平的差距，却以各自的特色相异。各家都在扬己之长，各自的长短又是相映相衬，相存相比的。而出自任何一位的警句妙语，又都是同样来自生活。辛风在阴湿的工事里看到“打空的弹箱上／长出一朵小蘑菇”，就称它是“美美地撑开一把小小的伞”，戏问“哦！你是来为我们／遮挡这带着硝味的雨季吗”，作者为这“弹箱上／一只蘑菇的小伞／撑开几个年轻军人的思绪／天真而严峻”而迸发了他的诗兴。李瑛《永不降落的旗》写“风暴滚

过，硝烟散去／寂静里，只在铁丝网上／挂扯着一段绑腿”，那不是牺牲的烈士，也是炸飞了腿的伤员的绑腿布（可能无法知道它是谁的），诗人在待打扫的战场上见它挂扯铁丝网上，由它感受到战斗的激励，仿佛见它本身也是一面穿过枪林弹雨而飞扬的旗而高呼：“那是一面旗／写着主人的名字，那是一面旗……”两位在诗中既飞腾各自诗的形象之美，又有生活的真实，同是来自严酷的生活。

流血、牺牲，从某个角度看，它在战地是同样壮烈或残酷的，可是，在老山诗人笔下，写出的又绝非同样的诗。来自战地第一线的李伦的《飞》，写战友牺牲于炮火中，是“在浓缩黑暗的炽焰中／在散发炽焰的黑暗里／在轰响窒息轰响的瞬间／你起飞了”、“飞得很慢很慢／缓缓地舒展着身子／象电影里的慢镜头／双臂伸向蓝天……”这几年，诗评中，“意象”二字几乎取代了过去惯用的“形象”二字，可是，有时却是指其“意”而言于诗之外的弦外之音。这里，这位老山干部将为民而死之“意”，完全溶进在现代武器轰得山崩人“飞”这一具“象”中去了。作者取其视觉印象的一角，将烈士“飞”的壮烈与壮美（这是指其意而言罗），写成一首没有半个颂词的颂歌。战地医务工作者唐进平见战友“他要走了”，心里是——

我不相信，我又希望他能轮回转世

让那一缕缕轻风
携上他一身浓重的硝烟

来世吧，来世
只需要二十载的等待
又是一座冷峻的山峰

人间有情啊
只是太匆匆

作者当然不是相信、宣传“轮回转世”，而是相信战士奉献的精神是永存的，相信着、也希望着，这些战友的精神和人格力量，仍然可以物化为“冷峻的山峰”。

而张国明的《落日》，用落日隐喻英雄离去后，写道：

祭坛上虔诚的缄默
永远相守望

太阳一旦受伤
血痂与悲壮也一起沉落
明天是鲜红的

全诗完全是象征意味的，句构、情调是现代的。这三位诗人表达对烈士的景仰和歌颂的热情是相同的，却没有相同的艺术。

当然，也有自认为笔下自然出艺术者，到老山看到的认为“不够味”还偏偏要写老山的，于是，就编些战地的三角恋之类和一些很糟的东西。庸俗社会学猖獗之时，否定作家在创作中的能动作用，失去艺术个性的公式化、概念化的东西，还确实是少了点作家的主体意识。战地有罗曼史自然也是可以写的，问题在于编的是不是那么回事。但是，此时此地，那种已经陷入到主观唯心地步的主体意识，也真的把这样的作家害苦了。要说老山不够味，不如说他对战地的生活感不感兴趣了。或者说时髦点，就看作者有种什么样的主体意识了。抽烟，在老山也和后方一样，是毫不新鲜的。今天，有些热衷于写“男子汉意识”者，香烟也是他们笔下的男子汉手上不可缺少的道具。但是，老山诗里，有的作者在烟上就可以写出文章，还不是把烟作为写男子汉风度的道具。苏阳《抽烟者自述》，说抽烟者在硝烟弥漫的烟毒中抽烟时说：

尼古丁，梯恩梯，
我们兼收并蓄，
军人阔大的肺叶，
是时代的净化器，
能过滤一切毒性的尘烟，

真是好一个“军人阔大的肺叶”。这哪里是鼓吹抽

烟，而是在战争中以“净化”硝烟而制止战争的思想。贺东久《覆盖在硝烟之上的幽蓝》就直截了当地道：

今天 全世界都在呼吁戒烟

但不知什么时候能掐灭硝烟

凭着嘴唇上这颗燃烧的太阳

士兵有权说：抽烟不是人类最大的危险

忘了硝烟，光论戒烟，自然是本末倒置，但是，再看作
者写道，“战斗间隙里点燃一支香烟／象诗人在静默中孕
育灵感／我们在铅一样沉重的硝烟之上／覆盖上一层淡
淡的幽蓝”，我们就可以看清，这支点燃的烟，是作为生
活之中悠然的情调在写，而敌人的侵扰，恰恰是破坏，
以至于在摧毁生活中这种悠然的情调的，从一支烟，是
在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文章了。周良沛只有十行的《炮
火打断的烟头》，是写在猫耳洞里相持相守得精神是万
分紧张，同时又无聊得不会抽烟也会抽起烟来的战士，
在炮火打断他嘴头的烟头后，“我们祭你，大把卷烟／
撒在你的坟头……”为呼应诗首说这烟头是“漆黑一团
中的一个光头／猫耳洞中烟化的寂寞”，又说撒在坟头
的烟是“为漆黑中的光点弥化为天光／烟化了和还没烟
化的寂寞”。是对战友的悼念之情。胡世宗的《墓地，升
起蓝烟一片》与《炮火打断的烟头》写的是相似的故事，它
却情节化了，说排长在出发之前很想吸一支香烟，可是

火柴被雨水打湿，烟没燃着，他气恼地把烟攥碎，“先捧到鼻子底下狠劲儿闻闻，然后，一把甩进壕堑……”排长牺牲后，同志们没忘记这事，于是在他坟头拿着香烟——

一人点着一支，
排着队插到排长的坟前，
顿时升起蓝烟一片，
使整个墓地都显得肃穆、庄严！

战士的悼念，
有时候，
不亚于隆重的大典！

任何悼念形式的隆重，都不可能比最真挚的哀思动人。作者尽管围绕香烟安排了那么多细节，无非借它用以表达战友的哀思。

这些题材情节如此相近的作品，都没有任何思想、艺术上的雷同之处。愈是生活的，真实的，愈是有个性的，也愈是艺术的。

这些诗，以至于这整本诗，就是不加挑剔，也不难找到它们的不足之处，可是，只要不怀偏见，诗所需要的自我完善，还不妨碍读者感受诗行表现的焦土上的生活和军人情怀的味儿。

世上是没有“不够味”的生活，却不难找味觉不健全的作家，他可能仅仅对某种生活津津有味，也就可能对焦土上的战斗生活失去味觉，自然无法从中得到灵感，找到诗。

而我们所说的诗，一直也是从更广泛、诗最本质的意义来提它，那就不仅仅是指分行抒写的形式与技巧，而是指那抒发人类一切美好感情之艺术的艺术。同那些对老山生活失去味觉的“诗人”正好相反，老山诗人恰恰是在那些人寻不到诗处，找到创作的源泉。他们的创作，成为战地普遍的、群众性的活动之本身的意义，以及他们对诗的真诚，对诗的开掘，相对而言，比之某些远离生活，远离读者的崛起论者的“崛起”，他们的作品倒应该是真正的崛起，也自然应该集书记录于此。即便有多少不足之处，它也是一个里程的刻度而存于诗的历史；即便老山的战火熄灭了，它绝不会成为应景之作随之消逝，它表现对诗的追求的意义是永恒的。

所以，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说：

老山的诗旗与战旗是一并飞扬的！

1987年5月，北京，纪念
《讲话》发表45周年之际。

目 次

前 言	周良沛 1
-----------	-------

山 子

生日	1
----------	---

马正健

蜷	2
---------	---

止血带	3
-----------	---

霉	4
---------	---

净化水	6
-----------	---

偶然听说了今天的日期	7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马占江

老山路	9
-----------	---

南疆的回答	9
-------------	---

王久辛

当祁连兵接到开赴前线的战令	12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王晓强

旗帜下的歌	14
-------------	----

王 甸

生之值	15
-----------	----